



平岡武夫◎主編

● 唐代研究指南 ●

8

# 李白歌詩索引

● 花房英樹 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圖書集成  
醫部全錄

卷一百一十五

四

# 李白歌譜校訂

李太白集卷之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研究指南 ~~第八~~

# 李白歌詩索引

花房英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代研究指南 第八

# 李白歌詩索引

花房英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9.625 插頁4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500

ISBN 7-5325-0046-2

Z·100 定價: 19.25 元

(國內發行)

## 中譯本出版說明

這套《唐代研究指南》，是繼哈佛燕京學社編製的一系列中國文獻索引以後出現的一套綜合性中國斷代文獻索引。它由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平岡武夫先生主持編製，包括下列十二種：

- |                  |                |
|------------------|----------------|
| 一，《唐代的曆》         | 平岡武夫編          |
| 二，《唐代的行政地理》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     |
| 三，《唐代的散文作家》      |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      |
| 四，《唐代的詩人》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編     |
| 五，《唐代的長安與洛陽·索引篇》 | 平岡武夫、今井清編      |
| 六，《唐代的長安與洛陽·資料篇》 | 平岡武夫編          |
| 七，《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地圖篇》 | 平岡武夫編          |
| 八，《李白歌詩索引》       | 花房英樹編          |
| 九，《李白的作品》        | 平岡武夫編          |
| 十，《唐代的散文作品》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編 |
| 十一，《唐代的詩篇》(I II) | 平岡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編 |

這十二種“指南”，有原始文獻(《唐代的長安與洛陽·資料篇》、《李白的作品》等)，也有各種地圖(《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地圖篇》等)，主要的則是索引表格，從組成歷史三要素的時間、地點、人物着眼，將現存有關的主要唐代文獻資料加以整理排比。

資料整套《指南》網羅宏富，體制構築縝密，取材態度嚴謹，為進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關於這套《指南》的編輯和問世過程，貝塚茂樹先生、平岡武夫先生等寫的《前言》、《再版前言》及各書的《序說》等都已作了具體的說明。它是在日本學術界的協助，在國際漢學界的支持下，由

平岡先生等歷經二十年時間艱苦工作的產物。此書先曾油印，後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同朋舍等排印出版，一再重版，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重視。

為了使我國的唐代文化及其他有關研究能利用這一套《指南》，現徵得平岡先生同意，全部影印出版（其中《序說》等譯成中文），對原書僅作了如下一些更動：

1. 原書英譯序言等刪去。

2. 原書所附“威妥瑪”式讀音檢字表，因在我國內已不通行，故刪去。

此外，還作了其他一些適合中國讀者的必要的技術性處理。

這部影印本根據的底本是七十年代出版的同朋舍本。在與平岡先生的聯係過程中，得到了日本京都大學清水茂教授和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李慶先生的幫助，《序說》的中譯也由李慶先生承擔，在此表示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1月30日

## 寫於再版之際

唐代，是前代文學在此匯聚，以後文學由此派生，有着充實文學的一個時期。至少對於歌詩，是確實可以這樣說的時代。創造了那些歌詩的無數羣像中，祇有被稱為“李、杜、韓、白”那幾個人，纔有着整個一代的顯著個性。我認為，作為把這些作品及其個性解釋清楚的手段，言語的精密分析是必要的。這樣，在《杜詩引得》以後，便有了分別編纂李白、韓愈、白居易語彙索引的打算。其中之一，就是這本《李白歌詩索引》。

毫無疑問，李白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文學史中罕見的詩人。杜甫稱之為“詩無敵”、“思不羣”（《春日憶李白》），白居易稱其“驚天動地文”（《李白墓》），因此，李白的歌詩在後代也被不少人所擷取，不斷被誦讀，在長時間裏，產生了衆多的注解和評論。而對注解和評論的再加斟酌，重新探索其個性，還有待今後努力。

近二十年，在這積累的道路中，是沒有生動活潑地提出多彩的見解的時期。在中國，對李白作品寫作年代的研究，文學傾向的論述，思想立場問題的提出，都不能與杜甫相比較。在我國，不斷地翻譯李白作品，探究李白的的生活方法，提出了李白的歌詩的抒情性質，考察了他的作品的文學特性。概觀中外，李白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段。但是，在原先刊行的《序》中說過，前人曰“種種問題托於我”，這“種種問題”，當然不能說已經充分地得到了解答。對於“問題”的解決，此二十年間的狀態，似多少與本書有關係，這次重版，如還能起到一些作用，則幸甚。

在當初，匆忙記事，有不備之處，未周密地進行校正的地方

也不是沒有。什麼時候能加以一些校訂，是長期以來我所希望的。對惠予這樣機會的叢書負責人平岡武夫先生，在此再次表示謝意。

京都府立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講座  
花房英樹

## 序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其前身東方文化研究所創立之始，就把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的基礎研究作為使命之一。二十五年來，不斷地推進着這一方針。特別是以哲學文學研究室為中心的經書文字的校訂和定本的完成，一步步地發展到出版《尚書正義》的定本和日譯本。戰後，東方文化研究所併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此研究所以平岡助教授為主導，進一步對廣泛的古籍加以校注和研究，重點則指向了作為唐代散文總集的《全唐文》。在進入這文學的或思想史的研究以前，首先從各個作者的傳記開始。為了明確時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深感對唐代的普遍性知識有加以整理的必要。因而起意編纂有關混亂的唐代長曆，複雜的地方行政區劃沿革，首都長安，洛陽的詳細的歷史地理等的索引，並已將十卷以上的索引稿本以油印的形式提供給同行參考。由於最初就準備將來在補正的基礎上再付諸正規印刷而廣布學術界，故印刷部數極少，早已絕版，以不能滿足海內外同行的請求為憾。去年到本所來訪並視察實情的哈佛大學燕京學院院長Serge Elisséeff教授回國以後，從該院財團申請到了為此書出版而贈送的補助金。使得苦於出版費用的我們不勝感激，決意對此稿本加以縝密的補訂，依次出版。在此，謹對教授以及學院財團的董事們所給予的厚意表示深切的感謝。

昭和29年3月4日（1954年3月4日）

貝塚茂樹

## 《李白歌詩索引》的編集與出版

李白是唐代傑出詩人中最傑出的一位詩人。關心中國文學的人，大概是有不誦讀過幾首李白的詩的吧！李白的詩有各種版本，也是很自然之事。

但是，要理解他的詩的意義，並不容易。除了詩的文字難解之外，版本間文字的異同也很多。為了正確地理解鑑賞其詩，了解其詩用語之實例，校勘版本便是必要的了。因為困難，像這樣基礎性的準備工作，這以前還沒有做過，花房英樹氏完成了此項工作，獻給學術界，的確應當感謝。

此索引採用的是繆氏本。現在雖可用宋刊本，但在開始此項工作之際，選用該版本是最妥善的方法。花房氏表示出了繆刊本與宋刊本的異同，在繆氏本所收的詩997篇以外，從各種版本中收集了李白的詩篇52首，編成《補遺》，這些詩也是索引的對象。還製成了這1049篇詩的目錄，將其一一與21種版本對照，表示出資料之所在，使之便於校勘工作，這些都是我們進行中國古籍研究必要的處理。

此索引可以通過四角號碼的方法，將李白詩一字一字地檢出。此外，當兩個以上字相連接使用的事例出現3次以上時，即使不是所謂詩文常用語，也都全部標出。這也是《文選索引》的方法。我以為這可以構成編集中國古籍索引的根本法則。還有，詩篇題目中可見的人名和地名，另作索引附錄。

李白詩的索引和《文選索引》的第一冊，編集也好，出版也好，都不容易，得以同時刊行，我們甚為欣喜。

1957年3月  
平岡武夫

## 《李白歌詩索引》序

以李白作為文學對象的研究，遠始於北宋。宋敏求、曾鞏的研究，便是其例。到了南宋，楊齊賢試對歌詩加以解釋；及於元代，蕭士資匯集了各家的解說。進入明代，在對前人的業績加以補訂，開拓新研究方式的道路的衆多的人中，胡震亨也是其中的一個。在清朝，對以前各種勞作加以整理，進而展開了評論。及至王琦，終於形成了匯集一切的綜合性成果。

但是，王琦並沒有終結一切。就正文來看，以後出現了為數衆多的資料。王琦未能得見的北宋本，或未知的南宋本都還存在，這是未能想到的吧！唐宋時代總集的殘本，我們也有所得。這種情況，在解釋和評論方面也一樣。現在，通過社會學方法進行研究和從思想史角度的議論等，不斷地被提出。王琦的研究在今天看來，也有某種局限。正因為如此，王琦將種種問題，留於我們。為了解決留下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親手整理歷來的成果，作為新的研究基礎，必須進行資料的廣泛調查和詞語的精細分析。

意識到這樣的課題，只有以過去的研究為基礎，將資料和詞語整理成索引的形式，這就是我們的《李太白文集綜合索引》。在其第一部《資料篇》中，從譜系的觀點出發，對各種傳本加以評判，以基本的文集本為中心，對作品加以整理。在第二部《言語篇》中，探求包括歌詩和文辭的一切詞語的用例。在第三部《校異篇》中，儘管諸書及各文集本中文字有異同，在預想定本的製定中，提出明確的報告。而在所有這些部分中，都用可檢索的形式查

出過去重要的研究成果。

從《李太白文集綜合索引》中抽出《資料篇》的《資料表》和《言語篇》中的《歌詩索引》，重新編製，就是這本《李白歌詩索引》。《資料表》是在有限的範圍內表示作品和資料調查的結果；《索引篇》是將《表》上採錄的所有歌詩，以其文中的一字索引為中心而製成。《表》和《索引》採用各自獨立，而又相互關連的體制：通過《表》中確定的作品號碼，提示《索引》中的各條；而包含《索引》各條的作品原文，則通過《表》來指示出在諸書及諸本中的存在與否和卷次等等。

在全部的編纂工作中，多仰仗各方面的協助。資料研究，是基於神田喜一郎博士的指導；校異則有賴於原有類似計劃，及相互了解、積極參加這項工作的谷川英則氏的報告。在語詞的分析方面，則接受了入矢義高氏的建議；索引的方式，則根據在編纂的過程中注視其進行，並不惜以適當援助的平岡武夫氏的指教。資料的調查，則承蒙靜嘉堂文庫、內閣文庫、圖書寮、前田尊經閣文庫、廣島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的好意，方得以進行。特別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一開始就給予了充分的便利。事情是在昭和25年，在京都府立西京大學，在學院院長勝矢俊一博士的支持下開始的，昭和29年大體完成。其間，有時也不是沒有障礙，但得到同事布目潮瀨氏、池田武雄氏、今江敏夫氏的幫助而得以克服。小川文子氏、淺田真千子氏擔當了基礎的工作。從編輯開始，經過原稿整理，直到印刷校正，作為助手處理一切，推進了工作的，是新畑彰子氏。

昭和31年7月，受到文部省研究成果刊行補助金，承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索引編集委員會的厚意，刊行的計劃得以進行，此時，有關出版的事件，由委員會負責。此後，有賴今井清氏校正。

當此校完之際，再次對各方面給予的，難以估量的協助深表感謝！

發刊之時，不意正逢斯波六郎博士退官之際，作為他編纂的《文選索引》的繼續，得以完成按照博士教導的一項工作，感到無比欣喜。

昭和32年3月

京都府立西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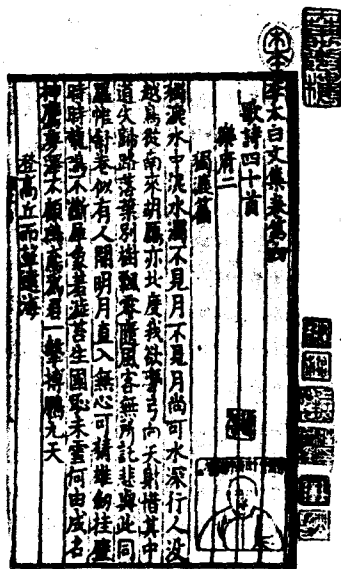
花房英樹

## 《李白歌詩索引》總說

《李太白文集》 李白與杜甫相並列，集以前文學之大成，是一位有着在以後的文學中如不涉及他便會產生某種歪曲的巨大影響力的作家，受到高度評價。因此，他的文集（有時只限於歌詩），在唐代已有各種本子流布；在北宋，隨着印刷術的普及而開始刊行；其後異本上梓，翻刻等事屢屢相續，為數甚多。但在這中間，亡佚者多，現存者則為數無幾。即使是這為數不多者，我們得見的，也很有限。

但以北宋刊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靜嘉堂文庫藏）、元至大刊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前田尊經閣文庫藏）、明仿宋咸淳刊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圖書寮、靜嘉堂文庫藏）為代表，明末以來為數衆多的藏書志中著錄的各種本子，幾乎都可見。

這些文集中，最優秀者，是靜嘉堂所藏《李太白文集》三十卷，



北宋刊本 靜嘉堂文庫藏

也就是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中所記載的：

案此北宋蜀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六七四一等字。即《百宋一廬賦》中所謂翰林歌詩，古香溢紙，據染亂真，對此色死者也。

這個北宋本，繆曰芑有重刊本。

此繆氏刊本的《總目》中，有“附《考異》一卷”，下面有“嗣出”兩字的注，但《考異》絕不可見，所以，恐怕是未上梓過吧！然而，從作過《考異》和《序》中“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之語，可認為，不是按宋本的原樣採錄，而是經過相當加工的！確實，如與北宋本比較，意改處不少。補全了北宋本的闕字，正其訛誤等等，致力校正之事的痕迹，歷歷可見。儘管其中誤加判斷，墮於改壞者也不是沒有，然傳北宋本面目者，除此本外無存。現在，附以校異，作為這一系列報告的底本。

繆本作品 繆本收詩997首，文66篇。原卷十四《金陵酬翰林謫仙子》，卷十六《贈李十二》，卷十七《贈李十二》三首，分別是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之作，所以不在此數。還有，卷十六《江夏送倩公歸漢東並序》，卷二十七中也可見。因為後者在序的部分，作為文集，雖說並非不合理，但從數量上來看，是當作一首計的吧！不僅如此，繆本所據的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在其序中云，文作65篇；改編宋敏求本的曾鞏在《李太白文集》序中，也作“雜著65篇”；所以，這收入卷二十七中者，王琦在其輯註本的跋中，也同樣認為：疑“後人誤增入之歟”，一並削去，定為文65篇。

此繆本所收載的數量，就本集而言，比他本為多。被稱為影印南宋咸淳本的劉世珩刊《李翰林集》中，有如下7首詩未見：

卷九 雜言用投丹陽知己兼奉宜慰判官

卷十三 南陵五松山別荀七

卷十五 送趙雲卿

卷十七 觀魚潭

卷二十三 庭前晚開花

卷二十三 宣城長史昭贈余琴溪中雙舞鶴詩以見志

卷二十三 暖酒

蕭士贊《分類補註李太白詩》通行的許自昌刊本，除了卷十五《送趙雲卿》的六首以外，還脫落了如下四首：

卷十六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

卷二十 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登城樓覽古書懷

卷二十 月夜金陵懷古

卷二十 金陵新亭

不僅如此，卷二十五《為吳王謝賁赴行在遲滯表》以下，棄去57首文辭。在王琦本卷二十八序部中收錄卷十六《江夏送倩公歸漢東》，而許本中未見的其他9首，文集中未載，在《詩文拾遺》卷中，作為“右九首見繆氏本”而收錄。

補遺作品 拾遺之事，始於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李翰林集》條中有曰：

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哀，曰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為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偽也。

據此也可得知，今日這些作品雖無由可見，但劉氏本中卷四有《菩薩蠻》，卷五有《憶秦娥》，卷末附錄中有《題司空山瀑布》。說到現存的資料，《盛唐詩紀》、《唐詩類苑》、《李詩通》，不斷增加數量，至《全唐詩》，達到《鞠歌行》等34首。進而王琦探求各種記錄，尋求片斷，得《寒女吟》等15首。詩歌以外，文辭也有類似的拾遺作品。王琦增添了《漢東紫陽先生碑銘》，進而作為雜題，還添了單句4首，《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九中也可見《北斗延生經注解序》。現在還可以據《唐宋詩醇》加上《上清寶鼎詩》2首，據市川